

# 一部美丽之书

## ——读儿童长篇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

◎汪政

近年来,加盟儿童文学的成人文学作家多了起来。当这些作家进入儿童文学领域时,此前的文学积累都会或多或少地带到他们的儿童文学的创作中,比如杨志军的动物小说、叶广岑的老北京小说、袁山山的小小说等等。现在,我们又看到了鲍尔吉·原野的儿童长篇小说,同样与作家此前的作品有着非常明显的延续性和相当高的审美相似度。

鲍尔吉·原野是颇有成就的蒙古族作家,《乌兰牧骑的孩子》这部长篇小说也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作品以60年代内蒙古乌兰牧骑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几位少年去往牧区的经历。这几年,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渐成气候,在传统儿童文学的城乡两极写作上大大地拓展了写作半径与题材空间,给儿童文学带来了无穷的活力。而且,不仅仅是题材上的拓展,更有文化观念上的变革。“边地写作”告诉孩子们,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自然地理上,从北方的林海雪原到南方的热带丛林,从东部的蔚蓝色海洋到西部的崇山峻岭,每一寸土地不仅有着不同的自然风光,更有生活在这些不同地域的、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灿烂文明的、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对孩子们来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世界,了解现代化,同时也要了解历史,了解行走在现代化征途上、为美好生活辛勤劳作的人们。不仅要学习现代科技,知道二次元、元宇宙,也要知道那些未被揭秘的奇异、头顶的星空和人们心中的向往。这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文化,是我们应当守护的文化的多样性,是我们文学应该与孩子们一起经营的健康的、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所以,儿童文学中的“边地写作”不是一味地展示陌生的世界,更不是去猎奇,而是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别样的生活方式,还有那些值得我们思考的对自然、对世界、对生命的不一样的理解。

对小读者们来说,翻开《乌兰牧骑的孩子》,就走进了大草原,这儿不仅有我们常见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更有牧民们的生活方式,这儿的人们举手便是舞,开口便能歌,只要想听,随时都会带来神奇的故事和先民的史诗。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赛马汗乌拉山住着神鸟乌音嘎,桑布的马能引来同伴吓退狼群,金桃会与一只喜鹊交朋友……真的可以请小说中的民间艺人哈日衣罕、白根花村村长仁钦、猎人萨白、画家桑布来给我们上一堂文化课。萨白说,小孩子不能碰枪碰刀,这是规矩,小孩子应该多碰和平的东西……说得多么好啊!如果不是浸透了文化,如何能写得这么真实入骨?如果没有现代性的文化与生态理念,又如何能将这些思想焕发出智慧的光芒?

《乌兰牧骑的孩子》可以说是小说,它有完整的叙述,有起伏变化、节点不同的故事单元,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从开头到结尾,形成了圆满自足的闭环叙事。但也可以说它是一篇大散文,是几个蒙古族小朋友的假日奇遇。



孩子们从汗乌拉镇到遥远的白根花村,跟随乌兰牧骑的演出只不过是叙事的线索,这段时间孩子们所经历的人与事,包括那些奇异的现象、从未见过的动植物、那些让他们难忘的亲情、友谊,以及那些有惊无险的生活插曲,特别是在浓郁的民间文化氛围中他们对自然、历史、生命等等的认识、体验和感悟才是作品的重点,也是作品独特的精神内核。我以为,这样的作品对引领孩子们的阅读是有意义的,不

能一味地强调儿童小说的故事性,更不能将离奇、惊险作为儿童文学不能或缺的叙事元素,而应该让孩子们体会到文学从容平和的一面,这不仅仅是个文学问题,更是对生活的理解,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不全是风刀雨剑,更多的是和风细雨,是日落月升,用作品中桑布的话说:“真实的生活一切都是安静的,风亲切地抚摸每一根草……云彩从天空飘过,陪伴河流的波浪。大地上,马群在奔跑,

马群在休息,马群在吃草……我们走进生活里,就像走进前面这条河,虽然它只有膝盖那么深……”生活的本质与形态其实就是这样,它是散文的。从这个角度看,阅读《乌兰牧骑的孩子》这样的作品,是对孩子们的阅读教育、文学教育,也是一种生命教育与生活教育。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之书,鲍尔吉·原野是一位唯美主义的作家。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成人文学作家们的儿童文学创作,如果他们的加盟给了儿童文学带来了什么新的元素的话,我以为重视文学性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而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语言。在我看来,儿童阅读不是一种平行阅读,而是一种提升性的阅读、成长性阅读、启蒙性阅读,因而也是有难度的阅读。从审美上说,我们应该给孩子们美的语言,让他们从阅读的一开始就知道语言的美好。阅读文学书籍,不仅要从中找故事、获得经验,还要体会这些故事与经验是怎么表达、如何呈现的。同样的故事,可能是以平淡的语言甚至是不好的语言讲述出来的,而我们要读的是那些用优美的语言讲述出来的。要让孩子们从小养成高雅纯正的审美趣味,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审美素养才会提高,才会有美的语言创造。

《乌兰牧骑的孩子》是一部美丽之书,是一本用美的语言写成的书,是一本需要慢慢读才能读出美、读出味道的书。它体现了一种如诗、如歌、如画的唯美风格。全书就像是一部音乐作品,抒情、柔美、温情、祥和,想象、夸张、比喻、排比,多种修辞手法,以及民间传说、民歌和诗歌意象如珍珠一样镶嵌在作品中,琳琅满目,俯拾即是。书中不乏许多可以独立成篇的华彩篇章,如孩子们初到白根花村夜晚看星星,第一次见到如朝霞的马群,林间松鸡的舞蹈等等都如同散文诗一样。作品这样写波斯菊:“波斯菊摇曳着,它的花朵甚至会低到地面上,空气中有手抓不到的透明的风。”它这样写猎人萨白的狗:“黄狗苏勒跟在他们后面,好像忘记了它是一只狗,变成了儿童。”它这样描写村长仁钦的歌声:“他的歌声像一条河流,曲曲弯弯,像天上的云彩,层层叠叠。”至于那些值得反复推敲琢磨、让人回味无穷的字句就不胜枚举了。千万不要因为儿童文学是写给儿童看的就降低了审美的高度,更不能因此在语言上有一丝的马虎。因为儿童文学在审美和语言上降低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误会。在儿童学家与人类学家看来,孩子们是天生的艺术家,用作品中人物宇布的话说:“孩子们都是幻想家。”关键是,我们的语言能不能把孩子心中的世界表现出来,把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审美幻想用我们的语言表达出来。

鲍尔吉·原野读到《乌兰牧骑的孩子》的创作时说道,在我心里,草原、童年、大自然、乌兰牧骑……是同义词,词义共同指向辽阔、诚实、纯朴、信仰、美好。他以诗意的描写、可爱的人物与醇厚的韵味诠释了这些词的意义。

(作者系江苏作家协会副主席)

# 共同体美学意识的典范之作

音乐剧《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赏析



2019年,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牧骑原创、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资助项目——音乐剧《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以下简称《太阳》),入选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巡)演剧目。这是全区三个人选剧目中唯一的一部音乐剧,唯一一个盟市入选的剧目(另外两个节目为内蒙古民族艺术剧院的舞剧《骑兵》与交响乐《旗帜》)。这部音乐剧围绕科尔沁草原的红色历史,艺术地再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面临生死抉择时刻,中国共产党深入人民中,耐心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坚定了内蒙古各族人民跟着共产党走的信心,并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共同为幸福生活、为创立新中国贡献力量。音乐剧舞台整体艺术风格上史观映照与浪漫主义结合,融入浓郁的民族文艺美学元素,呈现出强烈的共同体美学意识,完美诠释了内蒙古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深刻内涵。该剧经过兴安盟乌兰牧骑精心排练,历时近两年的打磨,已经打造成为一部感人至深的精品舞台艺术剧目。

### 用音乐剧讲好红色故事

《太阳》剧的主题阐述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决定内蒙古前途与命运的重要时刻,在科尔沁草原上以扎木苏为代表的进步青年群体,在深入草原的中国共产党员赵大哥的帮助与影响下,使他们懂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使内蒙古各族人民彻底解放的道理。最后他们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表达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团结一心,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家国情怀。”

舞台上呈现的《太阳》剧,主题清晰,剧情张弛有度,故事情节跌宕起伏,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人民为幸福生活而奋斗的辉煌岁月。剧目时间节点是1945年——1947年,地点是内蒙古东部科尔沁大草原。剧情从抗日战争接近尾声拉开帷幕,主角蒙古族青年扎木苏是伪满陆军兴安军校学生,因要逃出军校,被日本兵抓回关进监狱,后在撤退的道路上与战友一起起义,杀死军校的日军,返回家乡,并在共产党员赵大哥的引领下,觉醒成长为一个勇敢的骑兵战士,跟随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本剧凸显了扎木苏等青年思想变化的过程:追求美好生活,又对充满内忧外患的家乡何去何从感到茫然,找到赵大哥后,思想渐渐成长,有了家国情怀。扎木苏从一个穷苦牧民的儿子,成长为一个英勇坚强的革命战士。

### 红色旋律的地域符号

音乐剧的特点中,旋律与唱词,对白与舞蹈,直接关联着剧目的艺术品位。《太阳》剧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舞台幕布背景和音乐旋律完美契合,演员表演与动情歌唱完美结合,静态的美与动态的场面相互衬托。文化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时代服饰与浪漫舞蹈的具体呈现等充分展示了音乐剧艺术灵动的韵味。尤其以古老的内蒙古科尔沁民歌《莫丽玛》为音乐主旋律贯穿全剧,奠定了全剧的红色主基调。“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当舞台上舒缓宽广、具有浓郁草原特色的音乐响起,令人怦然心动。1952年,作曲家美丽其格将这首民歌改编为歌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50多年来,这首歌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流传,成为各族人民歌颂中国共产党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可以说,主题音乐选用这首歌曲的旋律,既是共同体美学的彰显,也与音乐剧主题完全契合。

### 情节推进与艺术创新

《太阳》剧在剧情发展过程中,植入了乌力格尔(说书)、岱日拉查(对口相声)、多人好来宝(联韵)三种典型的蒙古族民间传统曲艺形式来自然推进情节,升华主题。总体看,《太阳》剧创造了几个第一:第一部小切口大背景创意的红色音乐剧,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内蒙古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来之不易,展现了党从近代以来百折不挠中探索实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光辉历程,歌颂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血肉相融、情同手足、团结奋斗、互助互爱、大团结、大发展、大发展的辉煌成果;第一部内蒙古自治区盟级(地区级)乌兰牧骑剧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第一部由盟级乌兰牧骑独立制作编演的红色音乐剧……

可以说,《太阳》剧是一部对“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完美呈现的音乐剧,是一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美学赞歌。

(本版图片来自网络)

# 网络时代的美术创作

◎王鹏瑞



作者:陈治武欣



作者:罗小珊

互联网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发明,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掀起了一场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复兴,人类社会进入了网络时代。

新世纪以来,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不但给人类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带来深刻影响,也给美术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为美术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新的契机。目前我国已有500多个城市开展智慧城市的建设。近年来,因网络时代而出现的许多社会景观,已经吸引了美术工作者的目光并引发他们的思考,一些敏锐的美术工作者用心体察社会变迁,感受时代脉搏,用手中的画笔描绘网络时代的生活内容和时代景象,展现出美术家“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勇气,以及美术作品为时代传神写照的艺术魅力,体现了新时代美术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首先,由于网络时代的到来,丰富了美术创作的题材内容。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由于网络深度融入百姓生活,出现了许多表现普通百姓使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作品。如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银奖的中国画《零点》(作者陈治、武欣),画面描绘了一个两口之家的都市青年,在午夜零点时分,男的在用电脑上网,女的穿着浴衣在“煲电话粥”,很好地呈现了当代上班族青年的日常家庭生活,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马帅的中国画《收工留念》,表现几个一线工人完成工作任务后,用手机自拍合影的画面,体现了当代工人的精神风貌。彭秀景的中国画《数码时代》,表现几个时尚女孩在国际时装周现场自拍的情景,周围的数码相机和富有现代气息的背景墙很好地交代了环境特点,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郑红梅的中国画《5G时代》,描绘两位手持5G标志滑板的年轻女孩的全身像,既预示了5G时代的到来,也表现了成长于网络时代的一代青年的自信和风采。张可扬的油画《草原上的微生

活》,表现草原上一个蒙古族女牧民在挤奶间隔,用智能手机看微信的情景。画家对典型环境、典型生活道具以及清晨阳光的描绘,很好地表现了草原深处的特点,预示了互联网已经无处不在的现实。张宇的油画《建设者》描绘旷野上一处新建的工厂前,3个工人正在用手机打电话的情景,洋溢着纯朴乐观的精神。王比的雕塑《好消息》,表现生活中不同职业的普通人使用智能手机查看好消息的情景,作品借鉴民间泥塑的造型与色彩风格,生动地再现了新时代普通百姓的生活一瞬。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一方面互联网已经深入到城镇乡村的各个角落,一部小小的手机和电脑连接千家万户,把幸福美满的康庄大道铺到了乡村田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广大美术工作者对新的生活内容和时代特点的敏锐把握和真情表达。

二是对互联网新业态的关注,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美术创作的题材内容。互联网时代出现了许多新业态,不但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形态,也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同时也成为美术创作取之不尽的源泉。比如5G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智慧城市等互联网领域的关键词,成为许多敏感的艺术家的表现题材内容。如马鑫的中国画《共享单车》采用全景式构图,表现都市青年正骑着共享单车前行,背景是一排排停放的共享单车和远处的现代化建筑,充分体现了当代青年的精神风貌和都市生活的新形态。再如,今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广泛使用手机扫码付款的新方式,明确了画作主旨,传递出画家的真实感受。而王巍的中国画《时代节奏》和柳青的雕塑《快递!快递!》则表现了互联网时

代快递业的迅速发展。前者用水墨画的形式表现一线快递工人分拣商品的场景,描绘了快递工人的群体形象,体现了对普通劳动者的关切和礼赞;后者采用超写实雕塑的方法,塑造了一大堆快递包裹和一个正在休息的快递员形象,表现了底层工人的辛劳和淳朴,充满人文关怀精神。刘亚安的油画《都市蜜蜂》则再现了外卖小哥出发送餐的场景,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郭健源、褚朱和的油画《互联网的春天——农村电商》,表现瓜果飘香的丰收季节,一位返乡创业的女青年正在用电脑帮助村民打开网络新销路的情景。画面人物众多,场面热烈,一筐筐水果将由电商平台销往各地,这是互联网的春天,更是“三农”经济的春天。傅纪中和张煜的油画《直播助农——协调推进城乡统筹发展》,表现当代青年把直播间搬到果园里的新生事物,体现了新时代新农村的新发展,直播带货已经成为农产品销售的新方式。李德华的雕塑《直播带货进苗寨》则表现一位苗寨长者正在亲自直播,将苗寨农产品通过手机网络推荐给千家万户,周围的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体现了新时代民族地区的新气象。桑建国、张学校等人合作的中国画《文化科技的共享时代》,表现的则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在现代博物馆中的运用。

三是一些作品运用比较现代的表现形式和绘画语言,直接表现网络时代所呈现的视觉景观和形式美感,体现了艺术与科技、内容与形式相结合产生的美感,具有较强的“当代性”。如罗小珊的中国画《互联网+创业时代》,采用三联画的形式,表现互联网为当代青年搭建起广阔的创业平台。作者将人工智能等富有典型性的互联网创业内容并置,用丰富的画面展现出互联网时代的新业态,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黄华三的中国画《互联网时代与人工智能》则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方法,将人的形象与现代城市建筑、宇宙探索与高科技视觉符号组合在一起,充满了数字时代的科技感和现代感,给人以全新的视觉感受。王莉萍的中国画

《5G·新视界》从正面描绘了一座都市大楼的现代风采,几乎满屏的玻璃幕墙折射出对现代化的建筑,数字显示屏上的广告揭示了5G时代的到来,几只白鹤具有点睛作用,寓意了社会的祥和,以蓝绿色为主的色彩运用,揭示了技术进步与绿色生活相和谐的时代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使时代日新月异,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景观,它不断刷新、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体验。广大美术工作者以新时代亲历者和见证者的切实体悟,描绘网络时代的新气象、新景观、新特点和新风采,谱写了一曲曲新时代的视觉颂歌。对网络时代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的描绘和诠释,也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视觉呈现,体现了美术工作者的初心、使命和责任担当。

其实,艺术和科技本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结合更加紧密。由此不但带来美术创作题材的丰富多彩,也促进了艺术样式和手段的创新,改变了艺术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艺术类型,带来了艺术观念和艺术实践的深刻变化,为艺术的发展创造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广大美术工作者从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虚拟世界的生疏,到逐步学习和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创作的繁荣。比如最早的电绘动画,后来的数码版画、3D打印雕塑、手机摄影、短视频、新媒体艺术,以及网上展览(图文2D虚拟展览、全景式虚拟展览以及3D虚拟展览三大类型)甚至太空艺术等等。网络时代变化迅速,对美术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美术工作者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不断学习,善于学习,不但要接受新思想和新观念,而且还要学习和运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把握时代脉搏,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和先倡者,通过更多思想性、主题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美术作品记录时代风采,彰显时代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人民群众朝气蓬勃地迈向未来。

